

● 中国史

夏杨水与东荆河考异⁽²⁰⁾

李可可, 黎沛虹

(武汉大学 水利水电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李可可 (1965-), 女, 湖南邵阳人,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水利史、水政与水法规研究; 黎沛虹 (1937-), 男, 广东南海人,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水利史志研究。

[摘 要] 夏水在先秦时期就分江入沔, 明代后, 在地貌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等影响下, 其上源逐渐演变为建阳河与长湖水系, 下游逐渐由入沔演为入江。杨水自古以来就是汉水的一条支流, 其源头由西汉时的沮漳河下游分枝演变为南北朝时期的荆门上游山丘来水; 唐代后杨口湮塞。至明清时杨水已演变为建阳水水系, 但与原来的杨水已大相径庭。夏杨水在南北朝时为分杨水入夏水的一条枝河, 后随杨口的湮塞而消失。东荆河是明万历间汉江夜汉堤溃口后, 沿河百姓在夜汉河下游各枝河堵支塞汉、围堤筑垸, 才使“形如瓜蔓”的东荆河形成单一河道。东荆河口泽口既非杨口, 东荆河经行又非夏杨水古道, 因而可断定“夏杨水非东荆河”。

[关键词] 夏水; 杨水; 夏杨水; 东荆河

[中图分类号] K928.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1)06-0699-08

古夏杨水的地理位置, 既涉及到古夏水、杨水的地理位置, 涉及到与这些水系有关的古运河的布局与走向, 又涉及对东荆河历史演变认识。如《水经注通检今释》认为, 夏杨水“相当今湖北潜江县西东荆河, 南至沔阳县附近注古夏水”^[1] (“夏杨水”条)。《监利县堤防志》亦认为: “东荆河的前身为古夏杨水……夏杨水就是东荆河的早期水道。”^[2] (第 33 页) 此说大概源于清人熊会贞, 他在《水经注疏》“夏杨水”下按曰: “今潜江县西南有东荆河, 东南流经江陵县、监利县境, 当即夏水”^[3] (卷 32 夏水)。与这种说法相反, 也有人认为东荆河与夏杨水无关^[4] (第 34 页)。

夏杨水与东荆河到底是否存有关系? 近来编纂和出版的地方志、江河水利志, 多处记述或论及了这些河道的关系, 其说法不一, 时有谬错,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开展讨论。事实上, 夏水、杨水是古云梦泽地区两条重要的河流, 它们在江汉平原的形成、水系演变、人类活动 (如航运、筑堤、围垸等) 的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以下从夏水、杨水的地理位置及其演变入手进行考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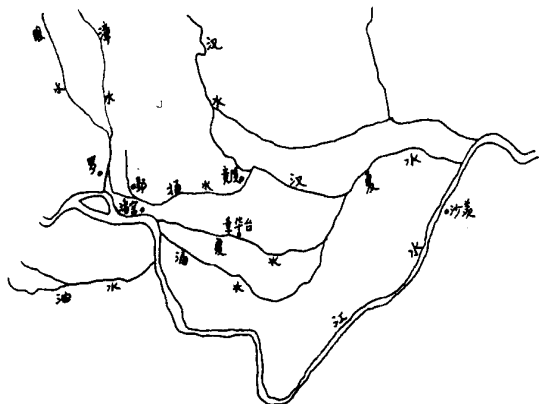
(一) 关于夏水

早在春秋时, 就有关于夏水的记载, 《左传》中有“沈尹射奔命夏汭”、“吴伐楚至于夏汭”之句, 后人即指夏汭为夏水之口^[5] (卷 27)。《楚辞》中有“过夏首而西浮兮, 顾龙门而不见”之句。《汉书·地理志》华容县下记: “夏水首受江, 东入沔, 行五百里。”于江夏郡下应劭注曰: “沔水, 自江别至南郡华容为夏水, 过郡入江, 故曰江夏。” (见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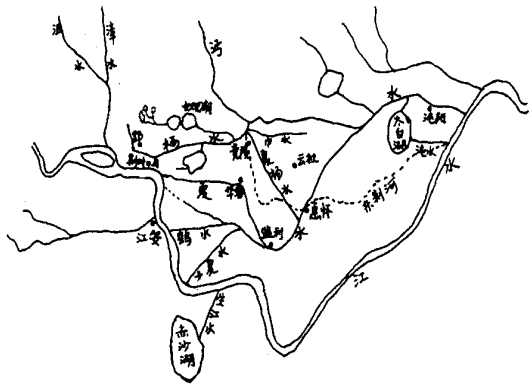
《水经》记夏水: “夏水出江津, 于江陵县东南。东过华容县南, 又东至江夏云杜县, 入于沔。”《水经

注》对夏水有更进一步的记载：“江津豫章口东有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汜也……东过华容县南(楷体为经文，下同)……迳成都郡故城南……夏水又迳交趾太守胡宠墓北……夏水又东，迳监利县南……夏水又东，夏杨水注之……又东北迳江夏惠怀县北，而东北注。又东至江夏云杜县，入于沔。应劭《十三州记》曰：江别入沔为夏水。原夫夏之为名，始于分江，冬竭夏流，故纳其称，既有中夏之目，亦苞大夏之名矣。当其决入之所，谓之猪口焉……今猪口下沔水，通兼夏目，而会于江，谓之夏汭也……杜预曰：汉水曲入江，即夏口矣。”^[3](卷 32“夏水”)此外，《水经注》“江水”篇中还记：“江水又东得豫章口，夏水所通也。”^[3](卷 34“江水二”)“(江水)又东至华容县西，夏水出焉。江水左迳为中夏水”；“大江又东，左合子夏口，江水左迳北出，通于夏水，故曰子夏也。”^[3](卷 35“江水三”)

从《水经注》的记载中可知，南北朝时夏水由中夏口出长江，中夏口上游豫章口、下游子夏口等来水亦通夏水。夏水经华容县南、监利县南，东北流，然后有夏杨水注入，又经惠怀县北，于云杜县境注入沔，入沔口称猪口，流向大体由西而东南而东北。监利县西南一带以迄云杜、沌阳，在当时为“云梦之薮”，相当于今江陵以东的内荆河与东荆河地区(见图二)。早期，夏水为“冬竭夏流”的季节性分洪水道，后来水势日强，至《水经注》时代，猪口以下的沔水亦同称夏水，沔水入江口亦称夏口，说明夏水与沔水水势相当甚或稍强。对此，杨守敬亦指出：“盖夏沔二水相会，势均力敌，互受通称。”^[3](卷 32“夏水”)



图一 春秋战国时期夏杨水系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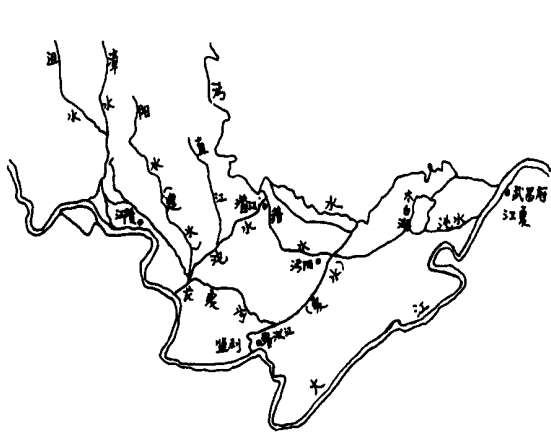


图二 南北朝夏杨水系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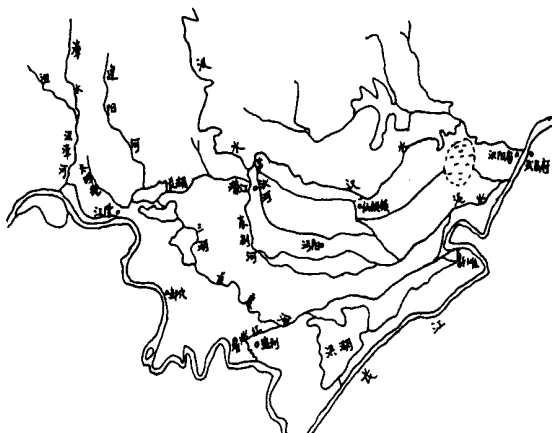
南朝以后，《水经注》所记夏水由西而东南、而东北、出江入沔的基本流势保持不变，至明代中前期仍然如此。《明史·地理志五》江陵县下记：“东南有夏水，至沔阳州合沔水，故沔水亦兼夏水之名。”监利县下记：“东北有鲁沭江，亦曰夏水，自大江分流，下至沔阳州入沔”；沔阳州下记：“又南有长夏河，江水支流也，亦曰夏水。”《嘉靖沔阳志》载：“夏水首出于江，尾入于沔”，其流路为：经监利过沙口（今洪湖北），又东北过柴林河，至直步（今仙桃东北）与汉水合(见图三)。据上述史籍记载，当时长江还有獐卜穴、郝穴、赤剥穴、庞公渡口等穴口分江水入夏水，注于汉水^[6](卷 74)。其中监利的鲁沭江，由监利城西的庞公渡口流出，“上游曰太马长川，自大江分流，经县南十里，东流为鲁沭江”。

明嘉靖年间，沿江沿汉曾一度大规模堵筑穴口。郝穴口堵筑后，夏水上源发生演变，一方面，由庞公渡口出江的太马长川(鲁沭江)及其以西的新冲口、江口等成为夏水的重要源流，另一方面，江陵三湖水亦开始进入夏水水系，因三湖水源于太晖港，夏水因而又有“长夏河”之名。此后，万历间夜汉堤溃，西荆河的形成，又促进了建阳河水系的演变，建阳河水亦随之进入夏水水系，因此又有夏水源于杨水之说(时人称建阳河为杨水)。与此同时，夏水下游亦逐渐发生演变，有一部分水流分入长江：康熙《监利县志》记，与夏水相通的新冲口(位于县西五十三里)出水，在明万历年间就沿途穿过许多湖泊后，“直抵沌口而出”，反映已有支流从夏水分出经沌口入江(见图四)。不过明末清初，夏水总体上仍以入沔为主。《清史稿·地理志十四》于监利县下记：“鲁沭江即夏水也，自江陵流入，东为太马长川，周环二百余里，与林长、分盐、龙潭、三汉等河均至沔阳州合于沔水。”康熙《湖广通志》载：“太马长河：县西夏水入汉，周环县之西

北,东会沔二百余里”,“鲁沭江,南通荆江,北入沔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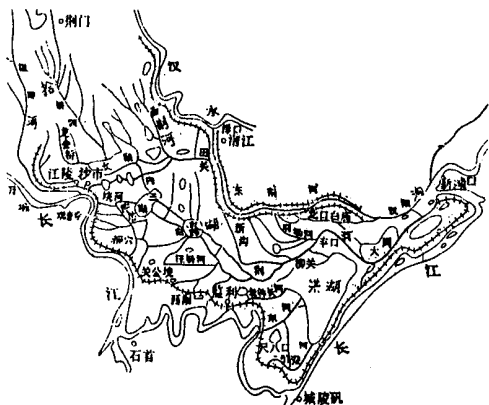
图三 元明时期夏杨水系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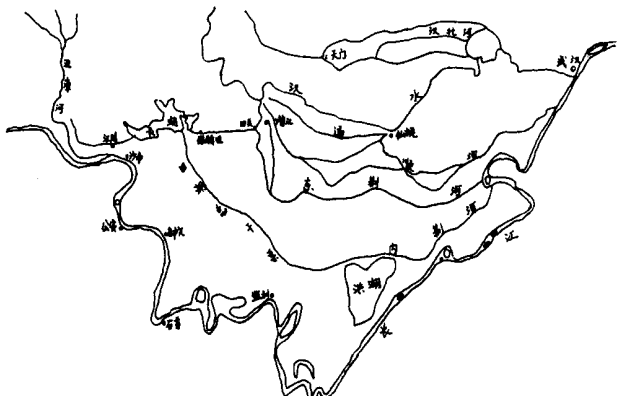
图四 明后期至清代夏水与东荆河水系

清中后期以后,可能由于夏水入沔口的淤高,或是由于汉江江势的变化,使夏水入沔之口湮塞,夏水便由入沔改为入江,入江途径或经沌水由沌口入江,或经洪湖出新滩口入江,从而脱离了与汉水的关系,其流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熊会贞在《水经注》“夏水”篇里疏曰:“《一统志》:夏水自江陵县东流入监利县界,又东流入沔阳州界,一名长夏港,又名鲁沭江,又名太马长川。《禹贡锥指》:今长夏河自监利县流迳沔阳县南四十里,又东北注汉渚(渚)口。今失其处,盖为水所湮也。”^[3](卷 32“夏水”)20 世纪 30 年代由戚励和等编著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夏水”记:“夏水,今名长夏河。上流为太晖港,自湖北江陵县西北,南流折东,至沙市称沙市河,折北汇为藕塘、海子二湖,又东为马子、太白诸湖,东南出为丫角庙河,汇为三湖,又东南出,汇为白鹭湖,又东南出,经监利县,折东为习家河,又东北经沔阳县,南注大江……今之长夏河,首不出江而尾不入沔,道与古异矣。”^[7](“夏水”条)(见图四、图五)

明中叶以后,随着围垸的大量兴筑,内垸洪涝灾害频繁,夏水危害仅次于荆江,故夏水又有内荆河之称。民国时期的内荆河,源于荆门城西罗汉山,流经今荆门、江陵、沙市、潜江、监利、洪湖等地,于新滩口注入长江,全长 406.54 公里^[2](第 34 页)。其主流曲折,流向混乱,支流庞杂,形如叶脉,通江连湖,构成错综复杂的河湖水网(见图五)。建国后,在上游筑坝建库,拦截长湖以上山丘迳流,中游改建成四湖排水总干渠和西干渠,下游修建洪湖隔堤,形成了目前的内荆河水系(见图六)。



图五 民国时期内荆河与东荆河水系图
(引自《监利堤防志》)



图六 今日荆北汉南间水系图

(二)关于杨水与古运河

杨水又称阳水、扬水。《水经》中不见对杨水的记载,而《水经注》却载之颇详,这里不妨先抄录如下:

“沔水又东南与阳口合,水上承江陵县赤湖。江陵西北有纪南城……城西南有赤坂冈,冈下有渚水,东北流入城,名曰子胥渚,盖吴师入郢所开也,谓之西赤湖。又东北出城西南,注于龙陂……陂水又迳郢城南,东北流谓之杨水。又东北,路白湖水注之。湖在大港北,港南曰中湖,南堤下曰昏官湖,三湖合为一水,东通荒谷……春夏水盛,则南通大江,否则南迄江堤……又北与三湖会……宋元嘉中,通路白湖,下注杨水,以广运漕。杨水又东历天井北……杨水又东北流,得东赤湖水口……杨水又东入华容县,有灵溪水,西通赤湖水口,已下多湖,又有子胥渚,盖入郢所开也,水多入离湖……湖侧有章华台……言此渚,灵王立台之日漕运所由也,其水北流注于杨水。杨水又东北与柞溪水合,水出江陵县北……柞溪又东注船官湖,湖水又东北入女观湖,湖水又东入于杨水。杨水又北迳竟陵县西,又北纳巾,吐柘,柘水即下杨水也。巾水出县东一百九十里,西迳巾城……巾水又西迳竟陵县北,西注杨水,谓之巾口……杨水又北注于沔,谓之杨口。”^[3](卷 28《沔水中》)

这一段记载反映出以下几点:

其一,杨水源出江陵城西北的西赤湖。龙陂,大体由西南而东北,沿途经过江陵、华容、竟陵三县,于竟陵县北的杨口注入沔水(见图二)。杨水与长江的惟一关系是:在江陵城北附近注入杨水的路白湖,与其南的中湖、昏官湖、三湖合为一水,东通沙市荒谷水,春夏水盛时则南通大江,否则南迄江堤。

其二,杨水沿途有路白湖、中湖、昏官湖、三湖、赤湖、灵溪水、柞溪水、巾水等注入,其中柞溪水源出江陵县北,东流穿过船官、女观等湖入杨水;巾水源自竟陵城东一百九十里,西流注入杨水。杨水惟一的分流河道是从竟陵城西北柘口分出的柘水(即夏杨水),可见杨水是当时江陵县众湖泊以及竟陵以东积水泄入沔的重要通道。

其三,《水经注》记载了与杨水有关的三条运河:一是纪南城西南赤坂冈下的子胥渚;二是沟通离湖与杨水的华容县子胥渚;三是南朝刘宋元嘉中(公元 424—453 年)沟通江陵北路白湖与杨水的运河(其目的应是便利荆襄间的水上联系,且夏秋水涨时可南通大江)。

奇怪的是,西晋太康元年(公元 280 年)由杜预所开的杨夏运河(或称杨口运河)却不见于《水经注》的记载。《晋书·杜预传》载:“旧水道惟沔汉达江陵千数百里,北无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会,表里山川,实为险固,荆蛮之所恃也。预乃开杨口,起夏水,达巴陵百余里,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当时,由襄汉(即沔汉)达江陵只能沿汉水而下,至夏口(汉口)再溯江而上,由竟陵至江陵的路程正合“千数百里”之数;此外,还需沟通荆襄与巴丘湖(今洞庭湖前身)及其以南的联系。杜预所开运河,一曰“开杨口”,即疏浚开通杨口,利用杨水沟通江陵与竟陵及其上游襄阳的直接联系;二曰“起夏水”,即整治夏水,便于航运,并开石首生江口(今调弦口),这样,沿夏水南下既可直达江陵,又可经子夏口入江转生江水(今调弦河)达巴丘湖(见图三),南通湘桂。杜预所整理的这些运道:杨水、夏水、子夏水、生江水,加上一段长江,其长度正合“百余里”之数。杜预镇守荆襄,以江之北为“内”,江之南为“外”,运道开成以后,既可“内泻长江之险”,即利用夏水、子夏水泻江水入沔,又可“外通零桂之漕”,由江、汉入巴丘湖,溯湘而上,达零桂(今湖南南部与广西地区)之地,加强荆蛮之地的统治。因而,“南土歌之曰:后世无叛由杜翁,孰识智名与勇功”。

对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运道,《水经注》不加载记,这或可从杜预所开杨口的位置中寻找答案。杨守敬在《水经注疏》“夏水”篇“夏杨水”下按曰:“《晋书·杜预传》:开杨口,起夏水,达巴陵。阳口非杨水之道,盖因夏杨水承杨水注夏,故自夏出之水,亦有杨口之名耳。”^[3](卷 32《夏水》)意即杜预所开杨口,非杨水入沔之杨口,而是由夏水另开一条运河入沔,只是因为夏杨水上承杨水,下注夏水,所以“自夏出之水,亦有杨口之名耳”,即该运河入沔之处亦称杨口。杨氏此说,罕见其他文献引用。事实上,史籍中并无将杜预所开杨口与杨水之杨口明确区分的记载,并且,如果杜预另从夏水开一运河入沔,则新开运河这一工作无史料可证。如果不是因为缺失,《水经注》不记杜预开运道之事,其原因正是这些运道实为当时的自然水系,耗费的工作量并不大。因而可以断定,杜预所开杨口就是杨水之杨口,其位置位于古竟陵城以北,今潜江县城西北的车荆河口附近,但不应为车荆河口(详见本文第四部分)。

由于杨口位于襄阳与荆州间水上交通的重要位置,为襄阳、江夏(今武昌)和荆州间交通要冲,杨水经行之地又是荆江三角洲与汉江三角洲交会之高阜地带,既利于生产,又便利交通,水陆兼达,不似夏水经行之沮洳之地,所以杨口迅速成为交通要隘与军事要地。《晋书》、《梁书》、《宋书》、《南史》等多有记载,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自两晋至南北朝的数百年中,杨口成为政治家、军事家行驻之要地,或屯军数千,或储存军需,或进行重要的政治活动。

杨水的演变既与杜预“开杨口”的活动有关,又与沮漳水及长江的演变有关。《汉书·地理志上》记:“临沮,禹贡南条荆山在东北,漳水所出,东至江陵入阳水,阳水入沔,行六百里。应劭注:沮水出江中房陵,东入江。”说明今沮漳水当时既可称沮水,又可称漳水,其下游分为二支,一支直接入江,称为沮;一支东折至江陵入阳水(即杨水),称为漳(参看图一)。东汉后,这支东折入杨水的漳水便不见于载籍,其原因是东汉以后枝城以下流市至沙市段长江主泓北移,该东支为其所夺(见图二)。唐宋时期,这段长江主泓又南移,原为大江所夺的东支故道又显现出来,在明代前,它“经保障垸、清滩河(菱角湖),绕刘家堤头,经万城镇北门外,屈曲入太湖港(太晖港),注城河达草市外关沮口,汇长湖水入汉”(1937年《荆江堤志》)(参见图三)。明崇祯年间(公元1628—1644年)截堵刘家堤头,此支断流^[8](第28—29页)。

可见,西汉及其以前,杨水源自沮漳水东折的一条分支,《皇览》所记“孙叔敖激沮水作云梦大泽之池”,即是利用此东支筑堰引水,潴为大泽。东汉以后,该支为长江所夺,杨水水势渐细,杨口亦呈湮塞之势,所以著于曹魏初年的《水经》不载杨水。两晋时,杜预“开杨口”,使之重新畅通,而此时荆江三角洲与汉江三角洲呈合围之势,合围线(今江陵—潜江一线)以北的山丘来水渐蓄为湖,成为杨水的源流与支流,杨水水势大增,并在两晋南北朝的几百年里成为重要的交通路线。因此,酈道元在《水经注》中不厌其烦地记载了杨水的经行与相关典故。唐末,大江主泓南移,沮漳水东折一支再次显现,北宋时利用此水于荆州城东北潴为“三海八柜”。明末时此东支被截堵断流。

南北朝以后,随着汉江三角洲的推进与抬高,杨水入沔之口渐湮,今长湖一带因处于荆江、汉江三角洲合围之处,荆门山丘之水在此潴蓄,逐渐发展成一系列的湖泊群,成为杨水的上源,因此明代人指建阳河为杨水(见图四)。《天下郡国利病书》记:“杨水,一名建水,今名建阳河,又名大漕河,水本龙陂,合白、中、昏官三湖水,迳大阳埧入于汉”,而大阳埧又是夏水入于襄河之处^[6](卷75),可见杨水自南北朝以后逐渐由入沔演变成为入夏。熊会贞亦指出,杜预所开大漕河(即杨水),“今荆门州之建阳河是也。其上流亦淤,不能通汉,而下流汇为瓦子湖”^[3](卷28“沔水中”),瓦子湖下与太白诸湖(今长湖前身)相通,注于夏水。此时建阳河实为夏水的上游了(见图四)。

(三)关于夏杨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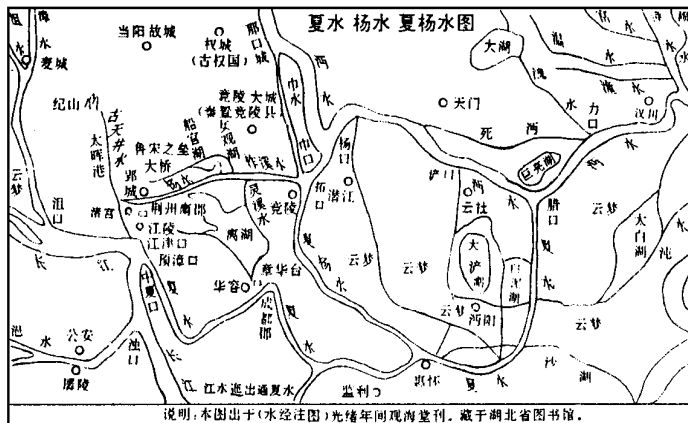
夏杨水水道,见于史载的主要是《水经注》,此前、此后史籍均罕有提及。它作为杨水的分流河道,可能随着杨水的演变而变迁,甚或消失。

《水经注》中有两处记载夏杨水,一处在卷28“沔水中”里:“杨水又北迳竟陵县西,又北纳巾、吐柘,柘水即下杨水也。”另一处在卷32“夏水”里:“夏水又东,迳监利县南……夏水又东,夏杨水注之。水上承杨水于竟陵县之柘口,东南流与中夏水合,谓之夏杨水。”从这些简单的记载中,可知夏杨水为杨水的一支分支河流,由竟陵城西北的柘口出杨水,东南流与夏水合(见图二)。

清人齐召南著《水道提纲》:“汉水东南流至潜江县北境之大泽口,西北,有支津西南流,西通荆州府,南通监利,东南通沔阳州,是为杨水、夏杨水与巾水故渚。”这里,大泽口西北处为梁滩改口(又称吴家改口),其以下支流,西通荆州府者,其中田关至张腰咀一段(参看图六),可视为杨水故渚,田关以上张腰咀以下段却与古杨水径行不一致,田关以下东南通监利者,实为东荆河主干,与夏杨水呈大致平行流向,但并不相合;东南通沔阳州者,当为县河以下之恩江河,则无论走向,还是水流方向,均与古巾水大相径庭。

杨守敬在其《水经注疏》中没有提及夏杨水与东荆河的关系,在其《水经注图》中,夏杨水由潜江以西柘口出,由南而东南入夏水,与潜江以东的芦淤河相区别,似与夜汉河(见下文)及东荆河流势一致(见图七)。熊会贞则在“夏杨水”下按曰:“今潜江县西南有东荆河,东南流经江陵县、监利县境,当即夏杨水。”

但事实上东荆河流路与古夏杨水迥异,因而他说:“但东荆河上流为夜汉河,自潜江县西北,分汉水下流,远通沔阳州东南之邓老湖,则原委俱与古异矣。”^[3](卷 32“夏水”)



图七 《水经注图》中的夏杨水系

《监利县堤防志》亦认为:东荆河的前身即夏杨水,只是在《水经注》时代其下游河道尚未塑造出来;五代时高季兴沿汉江南岸筑堤百三十余里,堵筑了穴口,夏杨水随之消失;明万历元年夜汉口决堤、赵贤留而不堵,才又恢复了夏杨水故道^[2](第 39 页)。

我们认为,之所以误以夏杨水为东荆河,一是对此二水的平面位置不加细审,二是对东荆河形成的历史缺乏研究,三是误以为杨口为东荆河口。以下讨论东荆河的形成与演变,然后对此二水进行辨异。

(四)东荆河的形成与演变

东荆河形成前,潜江有沱、潜二水。康熙《潜江县志》、嘉庆《一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等书均认为“沱水乃江水郝穴口溢入,东北经三湖、芝江湖,至县南二里为马市潭,潭北五里有垞埠渊,合芦沱河”^[6](卷 75),即:沱水出长江郝穴口,东北流入潜江县合芦沱河。而芦沱河即潜水,嘉庆《一统志》:潜水“在潜江县东,东南流迤汉阳府沔阳州西北,合夏水”;《安陆府志》:“潜水今名芦沱河,自汉江分流为排沙渡,又南经县城东为潜江县河……又东合夏水,是为正流”(见图三、图四)。清康熙五年(公元 1666 年)汉江杨林洲堤溃后,芦沱河改由小泽口出汉水,由北而南至排沙渡,东流一支为通顺河,南流一支为县河。

1. 东荆河口门形成

东荆河口门曰泽口,泽口之名始见于明《嘉靖沔阳志》:景陵(今天门)“东行百二十里尽城隍台……西南行五十里尽泽口”,由此推断,泽口位置即在今东荆河河口处,此时为一地名,大约为汉江南岸某一古穴口的遗留。万历元年(公元 1573 年),汉江夜汉堤溃,次年四月,赵贤“习知水利,疏请留缺口,让水止于谢家湾,两岸沿河修筑堤三千五百丈,中一道为河”^[9](卷 79)。所留缺口即泽口,又称夜汉口,其下至田关一段为赵贤筑堤固定的河道,称为夜汉河,田关以下分别称西、东荆河。这次溃口留而不堵,加之此前嘉靖初堵筑了郝穴,使潜江江陵之间原有的水系相继演变成后来的西、东荆河与内荆河(长夏河)水系(参见图四、图六)。

清代,泽口又称为大泽口、湓口,与芦沱河小泽口相区别。汉水涨时泽口为吐水口门,平时亦有纳水入汉的功能,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清前期。当时,“汉江南岸诸邑,倘遇水涨,则有沌口、清潭口(新滩口)南泄于岷江(长江),有泽口、黄金口分泄于汉”;“细勘潜江城社之险,乃在江陵长湖水,绕其西出泽口入汉江,折东下十余里,由张截港支河灌入,绕东趋南而流入通顺各河。”(《湖北安襄郢道水利集案·纂制宪郭抚晏复台中开河之议并陈水利事宜》)可知,当时由江陵长湖等处来水,经泽口入汉江,由汉江下行十余里,再由芦沱河分流至汉南。这也证明了西荆河下游张腰咀至田关一段即为杨水故渚。

汉江河势的变化,使泽口位置随之摆动,最著名的一次谓之“吴家改口”,改口口门在泽口上游,中隔梁滩,相距六、七里。由史籍记载可证,“吴家改口”是水流逐步冲刷梁滩而成的。道光时已有“梁滩改

口”,咸丰时已名为“吴家改口”。《水道提纲》记汉水“东南流至潜江县北境之大泽口,西北,有支津西南流,西通荆州府,南通监利,东南通沔阳州诸湖,支港纵横交汇。”所描述的正是道光前由梁滩改口处汉水分流而下的情形。《清史稿·地理志十四》潜江县下记:“西,夜汉河上承汉水,旧由大泽口分流,亦谓策口;咸丰时,改由吴滩溃口即吴家改口”。同治八年吴家改口再次溃口,口门扩大,水势盛则与泽口合而为一,至光绪十一年(公元1888年)泽口为其所夺,同称为泽口。此后,梁滩逐步后靠北岸。今东荆河入口处亦称为龙头拐。泽口下游的小泽口于同治十年被堵塞。

泽口因其位置与杨口接近,故熊会贞在其《水经注疏》中说:“(杨)水自今江陵县西北,东流至潜江县西,又西北经吴家改口入汉。杨口即阳口。”^[31](卷28沔水中”)明确指出杨口即吴家改口。

我们认为,“泽口即杨口”之说是不能成立的。首先历史文献不能证实。杨口湮塞之后,便不见于任何史籍;泽口虽为汉江南岸一古穴口,但作为一条重要河道,杨水入沔之口决不会与一般穴口相混淆。其次,从河流水沙运动规律看,夜汉河即便位于古杨水左右,也应是经行于杨水自然堤以外的条状洼地上,而不会重复出现在原已湮塞的杨水故道上。因此,泽口不应是杨口,夜汉河不应是杨水入沔故道。

2 东荆河河道演变

东荆河水道,是明清以来,由许多分汊河流不断演变形成的。历史上,泽口以下各河段的名称极不统一,从泽口到田关,称夜汉河、策口河、埧河、荆河,田关以下,向东流的称东荆河,下游河段还有直路河、冲河等称谓。直到近代,各河段名称仍不一致,东荆河亦有中襄河、南襄河之称。

最初,东荆河河道十分紊乱,尤其是田关以下,河流数百里,“支分派衍,形如瓜蔓”,支港湖堤,纷杂交会。与之交会的大小支流数以百计。这些支流,大水之年常泛滥成灾,修堤防汛任务十分艰巨,沿河居民最终只有将所有支流逐次堵筑。据《荆州地区东荆河堤防基本资料汇编》中的统计,从田关至东荆河入江口三合垸,先后堵筑大小支流河口118个^[4](第40页),从而促进了东荆河单一河道的形成。

清代东荆河支河港汊不断淤积堵塞,河道随之频繁演变。同治八年后,梁滩改口使汉水水势无阻,水流遂从杨林决口改道北趋,直达沔阳,原中府河被弃。光绪四年(1878年)杨林关至中府河之河口被堵塞,东荆河主流完全移至新冲河,形成今日东荆河之基本流路。

可见,东荆河是由一个“支分派衍,形如瓜蔓”的纷杂水系,经人类筑堤围垸等活动的促进,而逐渐演变成单一水系的。东荆河显然不是某一古水系的简单恢复。

经过以上分析,本文得出下述几点结论。

1. 夏水在先秦时期就是一条分江入沔的水道。唐代以前,夏水经监利后便穿行于云梦湖沼之间,唐宋时期,云梦泽解体,夏水便逐渐自成体系。明代,夏水下游有支流发育,分水入太白湖,经沌口入江;同时,随着郝穴的堵塞,泽口的形成,夏水上游源头逐渐演变为建阳河(时人亦称为杨水)与长湖水系,夏水因而又有长夏河之称。清中期以后,夏水下游完全脱离汉水,分别由新滩口和沌口入长江。此外,明清时期随着围垸的发展,内垸洪涝频繁,夏水水害仅次于荆江,故又有内荆河之称。

2. 杨水自古是汉水的一条支流。西汉以前,沮漳河有一支东折入杨水,是为杨水之源。东汉以后,该东折入杨的一支为长江所夺,杨水便趋细微,故不为《水经》所记。西晋时,杜预重新开通杨口,杨水上源演为荆门山丘来水,杨水重新畅通,南北朝时,它既是江陵荆门等地积水泄入汉江的重要通道,又处于沟通荆襄的重要位置,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河流。唐代后,杨口湮塞,作为汉江支流的杨水从此消失,荆门江陵等地来水相继或东南由沱入潜,或直接进入夏水水系。明清时期,人们指建阳水为杨水,但与南朝以前的杨水已大相径庭。泽口形成后,西荆河由田关至张腰咀一段,可以视作古杨水的一段故流。

3. 夏杨水与东荆河。夏杨水为杨水分水入夏水的一条枝河,南朝时由位于古竟陵城北的柘口分水东南流,入夏水。后随着杨口的湮塞而断流、消失。

东荆河口泽口为一古穴口,但无论从文献资料还是从河流水沙运动规律,都证实泽口不是杨口。随着汉江江势的不断变化,泽口位置亦不断变化,先后演变成咸同间的吴家改口和今日之龙头拐。赵贤留泽口不堵,筑堤固定了泽口至田关的河道(即夜汉河)。田关以下,河道纷纭,形如瓜蔓,并没有恢复某一

古水道的迹象。此后,沿河居民筑堤围垸,堵支塞汊,才促使东荆河形成一条单一固定的水道

既然泽口非杨口,东荆河道亦非夏杨水古道,则可断定夏杨水非东荆河。之所以误以夏杨水为东荆河,是因为对此二水的经行及东荆河形成的历史未加细审;同时,杨口与泽口位置的接近,使人误以为泽口即杨口,亦是一个重要原因

参 考 文 献

- [1] 赵永复. 水经注通检今释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
- [2] 监利堤防志编纂委员会. 监利堤防志 [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1.
- [3] 段仲熙, 陈桥驿. 水经注疏 [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9.
- [4] 东荆河堤防志编纂委员会. 东荆河堤防志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4.
- [5] [宋] 祝穆. 宋本方輿胜览 [M]. 北京: 中华书局影印本, 1983.
- [6] [清] 顾炎武. 天下郡国利病书 [M]. 北京: 图书集成局铅印本, 1901.
- [7] 臧励和, 等.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 [Z]. 香港: 商务印书馆, 1982.
- [8] 荆江大堤志编纂委员会. 荆江大堤志 [M]. 南京: 河海大学出版社, 1989.
- [9] 中国水利要籍丛编. 行水金鉴 [Z].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69.

(责任编辑 吴友法 涂文迁)

Textual Criticism on Relation Between Xiayang River and Dongjin River

LI Ke-ke, LI Pei-hong

(School of Water Conservancy & Hydroelectric Engineering,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ies LI Ke-ke (1965-), fe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Water Conservancy & Hydroelectric Engineering,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history of water conservancy of China; LI Pei-hong (1937-), male, Professor, School of Water Conservancy & Hydroelectric Engineering,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history of water conservancy of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Xiayang River and the Dongjin River is a problem with academic disputes. Based on the ancient documents and modern research fruits, we have the textual researches on geographic positions, water-flows' directions, and evolvments of water courses of the related rivers in different historic periods respectively. These rivers are the Xia River, Yang River, Xiayang River and Dongjin River. We also analyze the ancient canal related on them. We draw a conclusion that the Xiayang River is not the Dongjin River.

Key words Xia River; Yang River; Xiayang River; Dongjin River